

◎文学聚焦·文学新地理①

江苏文学：江南江北皆春色

汪 政

在中国文学版图上，人们对江苏文学已经有了较为一致的看法，那就是“江南”。这个江南是地理的，又是历史的，更是文化与审美的。许多言说都是这个概念中展开和想象的。

江南视角及异质与复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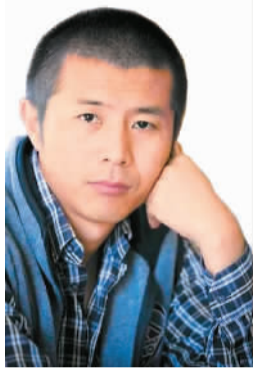
历史与怀旧。回望历史是江苏历代文人的固定姿态，不管是老一輩的艾煊、汪曾祺、庞瑞垠，还是更年轻一代的苏童、叶兆言、毕飞宇，在他们的写作中，丝毫不避讳自己对旧日生活场景甚至是臆想中的氛围的感性兴趣。苏童作品的惊人之处便是对那种旧式生活的精细刻画，这种感性主义轻而易举地酝酿出诗情画意而使它们无言地透出一种近于颓废的抒情心态；叶兆言的南京书写则将一种伤感发挥到了极致，无论是爱情，还是生命，抑或事业都笼罩在一般人算不如天算的宿命论的气氛里。夏丏尊历史散文将小说家的精致想象落到了实处。更年轻一代的庞培、黑陶、诸荣会也以散文的方式继续着这样的历史叙事，他们或者试图对历史上的人与事给出新的故事，或者竭力留住日渐消褪的日常生活，但不管有怎样的意图，那调子总是承接了同样的诗性传统。

女性。这个词首先应该用在江苏女性作家群上，范小青、黄蓓佳、叶弥、朱文颖、鲁敏、戴来等等以及更年轻的女性作家，构成中国文坛无法忽视的女性作家部落。但这个词更是美学意义上的。有论者甚至认为江苏作家身上不无女性崇拜的情结。早年的储福金在江苏素以刻画女性著称，他的作品中表现出的女性观或理想的女性观似乎有着深刻的东方印记，那些娴静、内忍、或心平气和的女性刻画得别有风韵。而苏童则试图再现女性们如何面对自身，如何面对所处的困境，良辰美景奈何天？南方私家花园中的女子们该如何打发青春光阴，如何处置内心深处的一腔情愫？这是苏童笔下女性悲剧的渊藪。毕飞宇在这一领域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他将女性转为女人，从而使他笔下的人物呈现更多的世俗气，因而也就显得更为生气勃勃，与现实世界也随之有了更加紧密的联系。由于以女性、女人入画，所以，江苏文学不由分说地多了份脂粉、凄婉与温婉，这种由人物形象所支撑的风格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作品的叙事框架、故事图式、主题原型与语言色调。

智慧与生活的哲学。我们很容易在江苏作家的历史与现实书写中体会到智慧，体会到他们对生活哲学的勘探。高晓声笔下陈奂生和陆文夫笔下的朱自冶虽然身份差异很大，但都是生活的智者。储福金近年来的围棋小说借助传统文探事世事的沉浮。范小青这几年出入于传统写实与现代写意之间，无论是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生活之道的追问，还是对人存在的疑虑，抑



苏童



毕飞宇



范小青



鲁敏



叶兆言



周梅森

或是在现代化技术的背景下对个体身体与精神的定位，都显示出独到的智性视角。江苏的文学人的智慧可以说是举重若轻的，这种方式是江苏文学哲学沉思的强项。其他如韩东的知青系列和恋爱系列，毕飞宇的社会关怀小说，鲁敏的城市暗疾与荷尔蒙系列，都表现出思想的敏感与更新。另外，不能不提到江苏的诗歌群落，他们通过反抒情和回归日常，将诗歌从传统意象与抒情的惯性中拉了出来，形成了非常智慧的诗歌美学。

丽辞与唯美。在这一点上，最可以见到江苏文学继承自六朝、晚唐、南宋、明末清初迤邐而下的一脉气象，丝绸一样的清雅典丽，连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桨声灯影，皆可于现今江苏文坛一窥斑豹。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诗歌，江苏作家们前赴后继地开设了一家唯美主义的艺术作坊，用六朝骈赋和南宋长调一样典雅、绮丽、皆可于现今江苏文坛一窥斑豹。朱苏进奇特的想象与哲学沉思、周梅森对现实体制的洞察和娴熟的戏剧性叙事技巧又属于另一种调子。其实，在前些年，我们讨论江苏文学时对上述传统与现状就曾经

宝楼台的语言官殿成了他们专心致志的工作。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江苏作家的语言一律色彩眩目、稠如膏浆，恰恰相反，像汪曾祺，就可以说是淡到了极致，是极淡后的平淡。他追求的实际上是一种极致的境界。所以，在江苏作家的审美理想中，形式，真是到了“主义”的程度，怎么写永远比写什么更重要。如果细加辨别，江苏作家在艺术形式的追求中组成的是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但艺术的忽略与粗糙在江苏文坛都是不能容忍的，它标举出文学作为“专业”的特质。

毫无疑问，以上的“江南”视角是有局限的。当人们集中精力从这一方面去论述江苏的文学特点时，显然会对她的一些反叛或异质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比如，赵本夫、朱苏进、周梅森等，包括毕飞宇等也已多少呈现出离心倾向。赵本夫作品中那古黄河的厚重与来自民间的草莽气，朱苏进奇特的想象与哲学沉思、周梅森对现实体制的洞察和娴熟的戏剧性叙事技巧又属于另一种调子。其实，在前些年，我们讨论江苏文学时对上述传统与现状就曾经

表示出两难：对历史的回望也许影响了作家们的现实视域，对温婉中和的过分认同也许会钝了批判的力量，而精致唯美会不会影响作品的气象与格局，因此，多一点异质、复调，将是开一代新风的首要前提，也许，它们早已发生，只是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使地方保持文化原创力

所以，最后一个关键词，地方。这个词涉及到源头，涉及到大地，它提示我们关注江苏的地方性写作及其意义。苏北、苏中、苏南，都有着大小不同的写作群落，这些作家坚守在地方，书写着地方。正是他们的写作，使地方保持着文化的原创力，使文化趋同时代的地方特色文化得到保存与传承，更是他们的写作，影响着地方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文化取向，为文学创作培养和存贮着大量的后备人才。一个地方应该有自己生根的文学。文学在地方应该是有价值的，是应该参与到这些不同规模与层面的生命共同体的精神建构中的。江苏各地这些年不仅文学创作繁荣，而且文学活动频繁。地方政府与许多社会力量参与到了当代文学的进程之中，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给当下的文学注入活力、提供支持、贡献价值和智慧。无论是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研究、文学期刊与文学出版，还是文学创意、文学输出与传播、文学下游产品的开发，包括文学评奖，在江苏都可以看到各种社会力量的身影。在江苏，文学不再仅仅是传统的文学机构和专业人士从事的事业，它越来越社会化，普及化，当然也更开放。在这个新的格局当中，不管是哪种社会力量，团体还是个体，政府还是企业，都是参与者，文学正越来越走向社会，走向广大的民众，与各种社会力量形成了积极的、有建设性的对话关系。在这样的对话关系当中，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意识到了文学的重要性，意识到了自己应该拥有文学化的存在方式，同时它们自觉地意识到，作为一种社会力量，也必须承担起推动文学发展的责任，这无疑是一种文化的自觉、文化的担当，当然也更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现。

如此，文学已不仅仅是文学，而是一种社会建设的行动力了。
(作者为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开栏的话：在当代文学的版图上，不同地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影响作家的创作个性，形成独具特色的创作群体，一些省份的特色尤其明显。本版开设“文学新地理”栏目，介绍特色鲜明的省份的文学群体，展现文学丰富多彩的样貌。——编者



◎作家谈

散文散谈

王彬

当下的中国文坛，散文创作十分繁荣，然而好作品不多，精品尤其稀少。究其原因在于理论的缺失。没有理论的烛照与支持，散文创作必然失去方向与支点。翻检历史，中国古代的散文创作是有理论支持的，唐宋八大家，是有理论的；明清小品，是有理论的；“五四”以后，把西洋散文理论引至中国，而与中国固有的理论相融合，也是有理论深度的。

然而，在讨论理论之前，首先要厘清散文究竟属于何种文体？是虚构文体，还是非虚构文体？这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需要分析与研究，也就是古人所说的“辨体”。不厘清文体，散文便难以健康发展。

散文是语言艺术，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叙事”，生活中有多少种类文体，散文也就有多少种类。

相对小说、诗歌、戏剧界定清晰，具有固定的文体模式，散文则界定模糊，没有固定的文体模式。一篇回忆录既可以是小学生作文《我难忘的老师》，也可能是鲁迅的名篇《藤野先生》。两文均是第一人称，均是回忆录，就文体样式而言，并无区别，然而前者属于实用文体，也就是应用文，后者则不仅是实用文体，而且升华为文学作品，并且是文学经典。

这说明，散文既可以是实用文体，也可以是文学文体，而正是由于散文的实用性，决定了散文的真实性，散文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交往的媒介，是不能容忍虚假的，这是社会人与人之间互信的契约，不属于理论问题。

正是由于实用性的原因，决定了散文的真实性。所谓真实性，包括真实作者、真实事件、真实情感这样几个因素。

如果丧失了这些真实因素，散文作为一种没有固定样式的文体，应该如何界定？就是说，与小说、诗歌、戏剧相比较，散文的本质在于真实，这是散文与其他文学样式的根本区别。

从叙事学的角度，在小说中，作者通过叙述者讲故事，鲁迅的《孔乙己》，作者通过一个小伙计讲故事，叙述者是作者虚构的产物，作者与叙述者是可以切割的；而散文则否，作者就是叙述者，没有作者与叙述者的区别。鲁迅的散文《阿长与山海经》，便是鲁迅直接进入文本，鲁迅就是叙述者，鲁迅自己讲故事，没有作者与叙述者切割的可能性。散文与小说的区别就在于此，散文的界定也在于此。这既是叙事学对散文文体的理论规范，也是散文源于实用文体的伦理要求。

至于散文的虚构，或者说非虚构自我的散文与虚构自我的散文，则要从散文的特征说起。

散文的特征，一是个人自述。作者就是叙述者，作者直接进入文本，叙事围绕真实的个人展开，因此叙事是真实的，情感是真诚的；二是情节淡化，叙事风格轻松、自然；三是似乎不那么注重叙事技巧。这三个基本特征，决定了散文的文体特征。

但是，当文体产生以后，文体便独立开来而呈现异化现象。这就是说，由于这些特征，有些第一人称、情节淡化的虚构作品有时被归入散文范畴，然而这是散文传播过程中的文体异化，不应该逆向推理。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新问题，有些作者有意识地利用虚构，作为吸引读者的手段。这就是说，作者创作了一个叙述者，作者与叙述者分离了，这里叙述者是虚构的，即：虚构的叙述者。继而，在这个基础上又产生了一个新问题，既然如此，这些作者为什么不把自己的作品划归小说的范畴呢？原因很简单，如果归入小说，这些作品由于艺术水准，大多并不被读者认可，而如果归入散文，则会借助读者认为“散文是真实的”的阅读心理，而产生虚构文学所难以企及的艺术效果。

为文之事，微妙精洁，变化多奇，何者为真，何者为假，只有作者自己知道，读者当然难以知晓。虚构的散文作品问世以后，不受读者喜爱，这样的例子确实存在，不乏其例。当这作品确实拥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读者喜爱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读者知道本应真实的作品是虚构的，或者会产生另一种心态，也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有一句古语：“修辞立其诚”，与真诚同意，真诚就是从心底感动自己，也感动他人，而真诚的基础是真实，所谓真实就是与事实相符。散文不仅是文学作品，而且是作者的心灵播映与时代风云的投影。时代呼唤这样的散文，温暖、美好、高尚而又真诚的散文！

◎新作评介

感人至深的英雄礼赞

——读长篇报告文学《守望初心》

徐 可

《守望初心》是作家余艳继《板仓绝唱》《杨开慧》之后，又一部报告文学力作，是一部感人至深的爱国主义颂歌，也是一部惊天动地的英雄礼赞。

余艳似乎特别偏爱女性题材，这可能跟她本人是女性、对女性的命运特别关注有关。《板仓绝唱》《杨开慧》《后院夫人》的主角都是女性，这部《守望初心》写的则是以殷成福为代表的一群普通女性——女红军、女红属的感人故事。另一方面，她不追求宏大叙事，而注重微观解构。她书写的不是中国革命重大事件，而是一个个体而微的普通人的故事。她的笔下也有贺龙妹妹、贺龙夫人、任弼时夫人、萧克夫人等著名人物，但她更关注殷成福、余芝姑、戴桂香、陈小妹等普通女性的命运。从大的方面讲，她的创作填补了历史空白；从小的方面讲，这体现了她的平民视角、平民情怀。领袖人物、重要人物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但是革命成功绝不是少数领导人的功劳，而是千千万万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牺牲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作品使中国革命史立体起来、丰满起来。

们的传奇。作品以湖南桑植红嫂群体为主人公，她们送走了男人，又送走了儿女。“守望的红嫂，会用怎样的坚韧熬过几十年漫长岁月？英勇的红军，会蹚过多少坎坷持一颗初心走向胜利？”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守望”，一个是“初心”。“守望”，坚守，盼望。桑植的湘妹子们用一生在等候，用一生在坚守，用一生在盼望。土家族农妇殷成福，带着一家八口全部参加红军，长征路上四死两散，却永不言悔。余芝姑，躲进深山十五年开荒种“军粮”，储存3万多斤谷、2000多斤腊肉；戴桂香26岁守寡，从此守候一生，红色基因永远不改。陈小妹的丈夫英勇牺牲，被碎尸抛入荒野，身怀六甲的她穿过艰难险阻回碎尸丈夫。她们用自己的坚守，盼望着亲人的归来，盼望着革命的早日成功。这个坚守，不是消极的等待，而是积极的奋斗；不是平静的生活，而是流汗、流泪、流血甚至牺牲生命。她们虽然没有在战场上冲锋杀敌，但她们同样也是了不起的英雄。

桑植的女红军和红嫂们，“死了的革命到底了，活着的继续革命。”她们终其一生，不管身处何方，不管处境如何，都

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没有忘记自己的信仰。她们为什么能够保持初心、守望初心？因为她们与红军是同气相求、同枝相连的，她们的亲人就是红军，红军就是她们的亲人。只有红军胜利了，革命成功了，才能有她们的幸福生活。因此，在任何情况下，不管形势如何严峻，不管日子如何艰难，她们都坚定不移地跟着红军走，支持红军，支持革命。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它得到了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作品通过描写这一群守望初心的红色女性，为我们深刻地揭示了革命成功的原动力、驱动力，深刻地揭示了什么是人民、什么是人心向背。

作为一部以一个特定群体为书写对象的长篇报告文学，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写得杂乱无章，没有头绪，各个人物、各个故事、各个章节之间没有关联，各自为战。余艳的《守望初心》虽然写了很多人物，但是各个章节之间是有着内在逻辑关系的。作品以侯家两代坚持不懈寻找失散的第三代、老红军侯德明（藏名罗尔伍）并终于把他接回家为引子，带出了一群桑植红嫂的动人故事。第一章“觉醒”，在红军的宣传启发下，45岁的土家族农妇殷

成福带着全家参军，从此下定决心跟着共产党走。从“觉醒”，到“抗争”、“磨难”、“英雄”、“远征”，可以看到桑植村的湘妹子们在共产党和红军的教育下成长的过程。作者用“守望”“初心”这两个精神主题作为红线，把这群湘妹子们的故事串在一起，形成了一部厚重的作品。

余艳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作家。她对写作有着高度的自觉。她在“代后记”中说：“我常常问自己——我为什么出发？”“以文学的初心去追寻英雄的初心，也许就划出了这本书的创作轨迹。”带着这样的初心，她一次次出发，通过深入采访、深入挖掘，打捞出湮没于历史深处的一群普通人的故事。余艳说，她只有一个想法：超越《板仓绝唱》。她把自己几次逼到了绝境，光修改就花了整整一年，改到第五轮第六轮时改到流泪想吐，甚至写完这部都不想再写了。我能够理解她的这种心情，从作品中就可以看出她在诗外所下的功夫。在采访写作过程中，她被采访对象深深感动，多次感极涕下。她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把这份感动融入作品中，使作品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从而又感动了她的读者们。

